



第四十期·2011年3月 逢單月發行 內明出版社出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平」「常」心



如果你在新春期間到妙法寺禮佛，當看到舊殿對開的空地上那個大香爐，金光燦燦，煥然一新：——但請小心，油漆剛乾也！

我們的義工貴哥，就在兔年來臨前一個星期，攀高臥地，一抹一抹髹掃起來。

這幅照片拍得很好，洒一身陽光的香爐不就是佛光普照嗎？背後的那棵菩提樹，更顯得生機勃勃，欣欣向榮！

青楓：唐代從稔和尚請教普願禪師：「如何是道？」普願簡單地說：「平常心是道！」從此，「平常心是道」便成了經典之言。請問大和尚，你對「平常心」三字有什麼看法？

修智：世俗對「平常」兩字的理解，是指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如何呢？無非是工作吃飯睡覺，調適好這些便是平常，作這樣的理解也未嘗不可。

青楓：是呀，即使是吃飯睡覺這些「平常過平常」之平常事，我們也未必做得好，正如大珠慧海禪師說：「好些人吃飯時不專心吃飯，睡覺時又胡思亂想。」你說「調適得好」這是何等重要。

修智：我們對「平常」兩字，也可以深入點思考。什麼叫「平」呢？——平，即是不偏不倚，不高不低，我們就是要把生活調撥到這個適當位置上。用佛教言語來說，這平是無執着，無分別心。如果怨親平等，這自然便不會有貪瞋之念；沒有了貪瞋，不就來得慈悲嗎？可見「平」是十分重要。何謂「常」呢？常，是指常恆不變，不會因為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無論何時何地何環境都是同一標準，譬如你剛才說的吃飯睡覺不就是一樣嗎？

青楓：是，吃飯、睡覺是恆常不變的，我們不論在什麼環境都需要。好些時候所以帶出煩惱，祇是一個貪念作怪，譬如吃飯要講求菜式豐富，廚師又是否高手？連環境氣氛也要求起來，穿衣服也是這樣，這已經不是為求溫飽了。

修智：這樣的起心動念便會產生煩惱，如果我們根本不去作這樣的分別與挑剔，煩惱何來？所以，我們常說離苦得樂，這個「苦」很多時是自取的。再讓我們說回“平常心”的「平常」兩字。很多人都讀過“金剛經”，但又似乎忽視了開始的一小節。這一小節呀，好像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其實整篇「金剛經」五千餘字，講的就是這一小節的道理。

青楓：什麼？這一小段有這麼重要？

修智：“金剛經”一開始怎樣說？「……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你看，佛穿衣持鉢出外乞食；吃過飯後，將袈裟、食

具整理好，洗淨雙足，然後鋪好座位，打起坐來了。這不就是吃飯、洗鉢，專注地做着一些很平常之事嗎？所謂平常心不就是這樣嗎？不過，「平常心」三字雖然看來簡單，要做好也得下一番功夫。但當你把握到平常心之後，你的人生便受用無窮。

青楓：大和尚呀，你把「平常」兩字分作兩方面來看，很有意思，「平」指平等，無分別心；「常」是恒常真理，且持之以恒，這就對我們平時說的「平常」兩字進一步理解。

修智：希望我們對「平」「常」二字有更好的理解，恒常地本着平等待人，不生妄念，生活便來得輕安自在。



端莊・清麗・典雅三結合

妙法寺綜合大樓之三樓，既是大禮堂，又是觀音殿，我們在這裡舉辦過多場音樂會。

入門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字體端莊、清麗脫俗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偈誦，這清雅書法原來出自妙法寺住持手筆。當善信知道後，無不露出詫異神色，原來修智大和尚寫得一手好字。

為了配合這幅清麗普門品偈誦，我們特考慮邀請一位風格接近的書法家，寫上對聯安嵌兩旁。

找誰來書寫呢？想到女書法家陳劉修婉。

觀音應化神通力 普門示現大悲心

字體飽滿端莊，正好配合這七屏偈誦。當我們踏入大門便會眼前為之一亮，再配合場內柱位上掛上的十餘幅字畫，整個觀音大殿可謂質樸典雅，文化氣息特濃。

妙法慈心敬老粵韻會知音

— 慈心之友主辦 —



妙法慈心敬老粵韻會知音

人生在世，最開心是什麼？——既開展了自己的興趣，也同時帶出社會公益。

我想，「慈心之友」的一班粵劇愛好者便是這樣的「開心快活人」。月前，他們把興趣化作慈心，在妙法寺的大禮堂來了一場粵曲演唱，主要是為老人家演出，並且為妙法寺護老院作慈善

籌款，這項活動名之為「妙法慈心敬老粵韻會知音」，一句「妙法慈心」真是名實相符；住持修智大和尚更同時為在場信眾作出開示，為這項慈善活動增添光彩。

通告

茲訂於

農曆三月初一至初三日

(西曆四月三日至五日)

舉辦清明思親法會，

以此功德，祈願護法善信，

健在者福慧增長，過逝者往生極樂。

屆時至請

蒞臨禮佛，共襄盛舉，同結勝緣。

妙法寺謹啟

辛卯年正月

供花、供燈、供果、供齋及附薦先親功德，請到本寺辦事處登記為荷





佛說大般若經因緣

續說「佛說大般若經有甚麼大事因緣？」

佛欲說第一義悉檀相故。悉檀為梵語，古譯曰成就，佛以四法成就眾生之佛道。有四種悉檀：一世界悉檀，有法從因緣和合故有，並無別性；人由五蘊和合故有，並無別人，因緣假合故而有假名。二各各為人悉檀，佛觀眾生之根機，而說所相應之教法，令彼發起正信，增長善根。三對治悉檀，有法，對治故有，實相則無。佛施以種種之法藥，為除遣眾生之四顛倒惡病。四第一義悉檀，一切語言可表達及心可攀緣者為世間法，一切語言盡竟、心行亦訖，不生不滅，清淨涅槃。如是等諸法實相，是義難見難解，佛欲說是義故，說般若波羅蜜經。

欲令外道大論議師，於佛法中生信故，說是般若波羅蜜經。

諸佛說法，觀人心隨可度，亦觀諸法相。今欲說諸法實相故，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無諍法無相，常寂滅不可說；對治等法，為寂滅無戲論故。利根者知義，不起諍；鈍根者不知義而取相著心起諍。今欲說無諍處故，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餘經中多以三種門說法：所謂善門、不善門、無記門。今欲說非善門、非不善門、非無記門故，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餘經中隨聲聞法說四念處等諸道品，今欲別於聲聞法說大乘諸法故，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四) (《大智度論》研習)

釋修智 (妙法寺住持)



安住佛道、護持佛法

『世尊甚希有，令我念過去，無量諸佛法，如今日所聞。

我今無復疑，安住於佛道，方便為侍者，護持諸佛法。』

——《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

佛陀此際正式為阿難、羅睺羅等有學無學的聲聞弟子二千人授菩提之記。

已證四果阿羅漢者，修習圓滿，故名「無學」；證三果以前者，仍應進趣，故名「有學」。當時羅睺羅為佛之親子，密行第一，亦已證得阿羅漢果；而阿難則為佛之侍者，雖多聞第一，但尚未證入無學位。

會中有新發大心的菩薩，見佛為有學的阿難授記，頓起疑惑，不明何以？佛陀乃為大眾開示其因：過去世佛與阿難在空王佛所，同發大心。佛常精進，故能早登正覺；阿難則願以多聞而護持法藏、教化菩薩，乃以大權示現不入涅槃。其本願如是，故當得記。

阿難聞佛授記及開示之後，自憶宿因本願，即說上偈。

世尊以甚為希有的殊勝功德，令我阿難能夠當下憶念過去世無量劫來，於諸佛所聽聞的法藏，通達無礙，一如今日所聞，等無有異。我阿難今日無復疑惑之心，承昔本願，自然安住於諸佛菩提之道。今日雖為佛之侍者，正是示現護持諸佛法藏之方便，亦於將來世繼續護持法藏，所謂「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以教化成就無數的諸菩薩眾，永不退心。《妙法寶藏》之四十

釋素聞 (妙法寺秘書)



不經風雨 何來腳印

唐代的鑒真和尚剛出家時，寺院裡的方丈安排他當個行腳僧。

有一天，日上三竿，鑒真仍未起床。方丈覺得奇怪，便來看望他，見他的床邊堆滿了一大堆破破爛爛的草鞋。方丈叫醒他問：「你身體不適？今天不外出了？」

「不是的，師父。只是別人一年一雙草鞋都穿不破。我出家一年多，已穿爛了這麼多的鞋子。我想，我也應該歇歇腳了。」鑒真一邊伸懶腰，一邊回答。

方丈一聽就明白了，微微一笑，說：「昨天夜裡落了一場雨，你隨我到寺前的路上走走看看吧。」

寺前是一條黃土路，由於剛下過雨，路面泥濘不堪。

「你是願意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還是做個能廣度眾生的高僧大德呢？」方丈問鑒真。

「我當然希望能做大德。」鑒真認真地回答。

「那你昨天有否在這條黃土路上走過？」方丈又問。

「當然有！」「那你昨天能看到自己腳印嗎？」

「昨天這路又乾又硬，我那裡能看到自己的腳印呢？」

「今天我倆在這條路上走了一遭，你能看到自己腳印嗎？」「當然能！」

「人在風雨過後的泥濘路上走，才會留下腳印。人生路上亦如是，不經過風雨的洗禮和磨練，就不可能留下自己的腳印，不可能成就大事。」

鑒真聽後，豁然開朗，從此精進不懈，終於成為一代高僧。

李焯芬（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何分你我？

在傳統佛教觀念裡，對男與女有明顯的等級之分，男性總是「高女一等」，有些比丘尼最大的心願，是來世做比丘，——即是「男身法師」；在戒條方面，比丘尼也較比丘為多。原有的中華民族傳統觀念也是「重男輕女」的，於是對佛教的男女之別也就「照單全收」。

翻看過一些「佛言」紀述，看到一些看起來不大舒服的內容，譬如說：「女人，是淨行的污穢」；「女人，是價值最高的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把女人與污穢對等起來？從女性角度言，難道不也可以說：「男人，是淨行的污穢」嗎？污穢與否，不在乎男與女，而是人本身的品性。至於說「女人，是價值最高的東西」，把女性視為「東西」，實在不妥，即使是最有價值又如何？也不過是「東西」吧？說得不好聽，是對女性的侮辱。這種觀念在今天必須打破，有些女信眾仍然停留在這觀念上，以至產生內心的不安與惶恐。

一方面把女性視為「東西」，另一方面又十分尊崇自己的母親，是不是矛盾呢？有一句「佛語」是這樣的——「服從父母的兒子，是最好的兒子！」

我們姑且不去分析是否「盲從附和」的「服從」，從「服從父母」（或者孝順、尊敬父母）來說，「母」，不就是被視為「淨行的污穢」、視之為「東西」的女體嗎？

也不好僅僅責備某一方面的不理性，事實上在其他宗教也是以男性為核心的，女人，僅屬依附。

這是沒有道理的，最少在講求與時並進的今天，是應該修正過來。有一句很值得推崇的話，那是「有能者居之」，有能力承擔的人便由他去擔當，可不用理會是男性還是女性。我這裡說的是工作分工，不是要搞什麼「革命」去推翻舊制，絕無此意，心中祇有一個想法——

身為女性的佛教徒，不必帶着一份「低男一等」的自卑；同樣地，「宗教男」也無必要以「擁有男身」而自鳴得意，所有色身皆屬虛妄，理你什麼男男女女？我們的心，有分雌雄嗎？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稀客」

前些時，妙法寺來了一批「稀客」！——這個稀字呀，真是名副其實，它是名貴盤景品種。這些大樹頭，本身已生長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造型古樸奇特，而在這樹頭上却生長出一些細碎翠嫩綠葉，相映成趣，從美學上言，也是一種強烈比對下產生出來的美感。

這是什麼樹？——「對節白臘」是也！

妙法寺內已栽種上十數棵對節白臘，它日適應了生長，長出一叢叢細小綠葉，會有「美不勝收」的感覺。



黃天霸——像大鳴大放的喇叭

新春期間，如果你有到妙法寺來，當會看到兩款佔上重要位置的年花，其一是我們每年均有培養的水仙，今年水仙也開得很好，及時地在年初一開得一盤盤的白白黃黃。「水仙」兩字，既高雅而又切合它的形態，沒有大紅大紫的艷麗，卻顯得那樣

的清雅脫俗，擺放在供桌上，是名副其實的清供。

今年妙法寺內另一種「主題年花」，是「黃天霸」，這名字真的不大好聽，它是百合花的一種，但又與我們平日常見的黃百合不同，真的，——它那大大的嫩黃色花朵，大得有點驚人，像一個小水

盆似的，有人戲稱為「百合荷花」。它的花瓣，一般是六瓣，分兩層，香氣濃郁，花梗不怎麼高，但較為粗硬，所以能盛托得起那「霸氣」沖天的大花朵。在陽光下看着它，彷彿看到一個個大喇叭在怒鳴怒放！



文：菁菁
圖：文文

「獺獠」是什麼？

「壇經」裡有這樣的描述：惠能拜見五祖弘忍法師時，弘忍便說了一句：「汝是嶺南人，又是獺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是新州百姓，當是嶺南人，但「獺獠」又是什麼呢？讀「經」時我們都不求甚解，但求意會到：所謂「獺獠」大抵就是指「野蠻」、「未開化」之人吧？這與常把嶺南地方說是「蠻夷之地」，把嶺南人說是「南蠻人」一樣。

翻看書本，看到千把年前嶺南地區確有「獺人」、「獺族」，但「獺」從何來？為何又會合稱為

「獺獠」？根據潘重規先生的考證，認為這個「獺」字是當時「獺」字的異字，所謂「獺獠」，就是指以打獵為生的獺人。

獺字從犬字部，可見當時也視獺人為野蠻如禽獸，是一個侮辱性的名字。為何弘忍法師身為佛家大掌門人，竟會如此出言侮辱？我想，如果說這是「侮辱」，也許算是「不經意」的，是一種習慣性的言詞使用，譬如我們對一些言語舉動粗野者，會隨口說：「睇佢，成個『生番』咁款！」

弘忍說惠能是獺獠，大抵就是這樣吧？

守戒與破戒

在佛教制度裡，出家人要受很多戒，對於這些戒條，有兩種看法，一是視之為「束縛」，身心不自由，但有另一種具積極意義的看法，是通過「戒」的遵守，讓受者更精進，更好的調適生活。

當我們時髦地講「與時並進」這一詞語時，也該想到有關佛教裡的諸多戒條，這些戒條也隨着時勢、環境的不同而有所變更，譬如在戒條裡有不拈錢財這一着，這是慎防貪念，錢財過手，容易起貪，所以，在古代比丘是不帶錢財的，管錢的都是俗家隨從。但今天社會如果也這樣做，是很不方便也不切實際，法師們還是自己管錢財的好，有些更因此而成為理財高手，通過錢財的流通而辦起出色的慈善事業。當然，身為出家人而另一個身份又是什麼公司董事長、什麼行政總裁之類的，又當別論。

韋陀金剛杵的暗示

如果是雲遊僧，來到人家的寺院後看來也得先看韋陀像吧！「是不是因為韋陀是看守佛殿、保護佛祖，你先與他打個招呼？」要這樣想，也未嘗不可。不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雲遊僧要到人家寺院借宿，你可先看看韋陀所持的金剛杵是怎樣一種姿態！

如果韋陀合掌胸前金剛杵攔在手腕，則表示這個寺院是十方叢林，各地僧人到來，可予接待，甚至可以說是來者不拒！如果見韋陀一手叉腰、一手握金剛杵拄地，這表示本寺是「子孫叢林」，不便接待往來僧人。當然，凡事好商量，不能太勉強就是了。

這是韋陀像形態的一種暗示式說法。另一種說法：韋陀叉腰、金剛杵拄地，這副形態是讓我們看到他如何威武、如何的忠職守地守護着佛殿。如果看到金剛杵是橫放在韋陀合掌的手腕上呢？這表示這個是韋陀殿，在自家門戶內，當然不用由自己來守護了。

出家與「斷親」

出家，不論是男是女，從此姓釋，彷彿打從出家之日起，便六親不認，也不再侍養父母了。是不是這樣？

出家，是大丈夫所為，大丈夫會是如此無情無義的嗎？

也許，在傳統思維裡，有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既然出家人過的是「獨身生活」，肯定「無後」，這還不是不孝嗎？而且是「大不孝」。

其實，你看，「八十後」、「九十後」的新一代，他們連生兒育女也不想，早就沒有什麼「無後為大」的「迂腐不孝」的想法。

好，這且不說，就讓我們看所謂「斷親」。出家了，有「辭親」之舉，這其實是辭行，就好像出門遠行說「拜拜」而已，可不是「永不相見」的辭呀，對於「生我育我」之父母恩，佛教從來就沒有叫我們割捨，不但此也，佛陀還叮囑大家——不論是在家還是出家者，待父母要遵守五項原則：一、切勿缺乏供養；二、要依其行事；三、不要逆父母意；四、要聽父母之命；五、不斷其正業。

你看，佛教又豈是教人捨棄父母呢？如果連自己的父母也不敬重，還望會真正敬奉諸佛、諸菩薩嗎？



頒獎之後，修智大和尚與頒獎嘉賓及部分獲獎者來個大合照。

妙法寺攝影比賽的 頒獎與影展

妙法寺攝影比賽，在各方友好的大力協助下，已圓滿結束，還包括了在寺院藝廊裡長達個半月的作品展覽。

這次攝影活動我們收到的參賽作品逾二千幅，祇可惜除冠、亞、季外，祇能選出二十五幅優異作品，因而未能入選者甚多，但這些落選作品其實有頗多是表現很好的，作為策劃人的陳青楓表示：心有戚戚

然！於是，徵得住持修智大和尚同意，在「落選」作品中挑選了數十幅，一並在這次影展中展出，相信參觀者會同樣喜歡。果然不出所料，觀眾對今次的攝影比賽作品展，看得欣喜而仔細。同時，我們還邀請元朗大會堂攝影學社合辦「金色元朗之今與昔」影展，由於時間比較緊迫，準備不足，在「昔」方面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但這四十幅作品本身內容豐富，攝影技



修智大和尚頒獎與冠軍 廖慶強先生



劉自良先生頒發亞軍獎品與陳體根先生



劉自良先生頒發季軍張珈源先生

巧高，已是一次頗為豐盛的收穫了。——無論怎樣，這次攝影活動給我們又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學習群策群力的重要。

頒獎是在妙法寺藝廊舉行，這又是一個愉快的聚會。我們邀請了多位活動贊助人擔任頒獎嘉賓，包括伍槐枝先生、松柏健康中心的劉庭宗先生，這次贊助我們攝影器材的騰龍公司代表劉自良先生；贊助我們這次入選作品放相、裝框等製作的深圳市經典大衛文化公司，他們的負責人賴渭先生，聯同一眾高層大清早從深圳過來，參與我們這次活動，並且參觀寺院禮佛，度過愉快的一天。

圖片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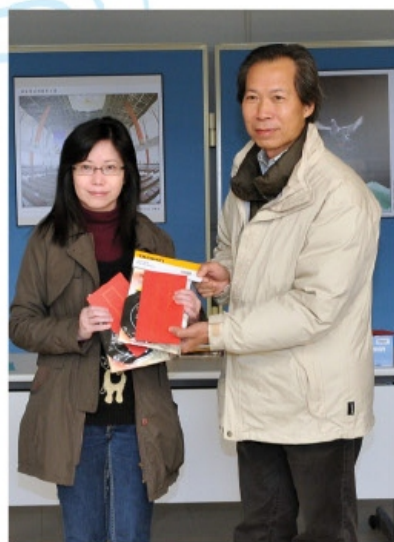
頒獎嘉賓與部分獲獎者

（由上而下，右為頒獎者）：

賴渭先生、陳錦鴻先生、

李志榮先生、伍枝槐先生、

劉庭宗先生。



『壇經』——小說

曾經有朋友問：「你寫過小說，請問寫小說有什麼竅門？你能介紹我看一本學寫小說的書嗎？」

我曰：「竅門有千百種，熟能生巧吧，等於我們寫畫，亦沒有規定從哪方面開始，心中有法度，胸有成竹就是了！你說介紹你看一本書，我倒認為『六祖壇經』便是一本甚佳的寫小說範本，甚至可以說是很好的電影文學劇本，情節飽滿，充滿懸疑，真想不到千多年前便有這麼出色的戲劇創作。」

大抵眼前這位朋友沒有看過「六祖壇經」，還以為我在尋他開心：居然拿一本「佛經」說是戲劇創作的上佳範本？

我是認真的。

「壇經」裡其他章節你先不必理會，就單看第一章的「行由品」，反正這一節故事內容大家都基本認識（寫惠能如何投奔五祖弘忍、五祖如何暗授金剛經、惠能隨後又如何遠走他方……），一連串的情節，充滿戲劇元素，首要在傳奇，又在傳奇中處處「設」陷阱，「藏」殺機，弄到危機四伏，你看弘忍如何保護惠能？他一開始與惠能接觸便知道這個嶺南小子並非凡品——

弘忍問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

看官，你看五祖心思多細，有其他人在，不便多言，叫惠能幹活去。

這裡便寫下了伏筆，是第一道「危機」，為以後的弘忍用鞋底擦偈語；於舂米房以杖敲三下，示意三更相見；到了方丈室傳授金剛經，又以袈裟掩窗遮光；惠能漏夜南下，後被追殺，隱姓埋名，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這惊天動地的話語出現，如此的「反高潮」，一連串起伏不定的情節，不是充滿戲劇效果嗎？這部《壇經》真不似「佛經」，活像一本精采小說，而且千年不衰，在今天仍然可以作為上佳戲劇寫作範本。

《六祖壇經》又單名《壇經》。一向以來，在佛教中也祇有佛祖釋迦牟尼的說法才稱之為「經」，至於後來者所著述便名為「論」。這是一般

範本

陳青楓

說法。「六祖壇經」能以「經」稱之，從世俗來說，也可見其「江湖地位」了。

如果從戲劇角度來看《壇經》，則筆者建議不妨看後來的修改版本。被視為最早發現的，是「敦煌本」，指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裡發現出來，抄錄惠能十大弟子之一的法海的集記，約一萬二千字。到北宋、元代，已經出現字數多達二萬字的「壇經」版本。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後人「加鹽加醋」地增加了一些情節，使這故事更曲折，更生動，更感人。你不妨用心比對一下是否這樣。不過，話又說回來，儘管添加了不少情節，但大多數是「錦上添花」，是更豐富了「氣氛」，並沒有違背原有的精神。它不同陳壽寫的「三國志」及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前者是寫史，後者是講故事，羅貫中為了故事的動人，硬生生把人物扭曲，周瑜不是給諸葛亮氣死，實際上是給作者羅貫中「氣死」。——話扯遠了，筆者祇是想說明，即使是拿各個不同版本的修訂「壇經」來看，還是主旨一致、精神不變，依然「好經」。

甚之難離之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
壁上題作呈心賜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
若該資我教宿某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酬我
心自息方上座三寶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
作偈人盡不和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早時房師並無人見五祖見之遂稱
賞供養來南廊下書榜如要五祖忽見此偈語記乃謂
供奉曰弘忍此供養錄三千餘份未有不盡意相
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法此偈全迷六師
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大師遂喚阿
人盡來焚香偈前人衆人見此皆生敬心汝等書誦此

偈者方得見性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
敬心嘆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
偈否若是汝作便得我法方上座言罪過實是神
秀作不敢求和和意悲者弟子有小知惠誠
大惠者五祖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口到而前未得
入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者看无上
菩提即未可得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來思
想更作偈來呈吾着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衣法衣
上座去數日不得有童子於後坊邊唱誦此
偈惠能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開卷求法來誦
者是何言偈盡分卷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是大
欲傳於法今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吾看何人得即

千年前藏於敦煌石窟的「壇經」手抄本。

拍友的巧思

妙法寺攝影比賽圓滿結束，得到各方友好信眾拍友的支持，佳作如林。這個把月來在妙法寺二樓藝廊展出，參觀者眾，特別是周末周日，旅行團人流不斷，進入妙法寺也多了一項賞心悅目的文化活動。

在「落選」的攝影作品中，有不少是頗有特色的，我們也一並展出。攝影器材越來越先進，也同時拓展了拍友們的思維空間，也把一些原本不可能出現的畫面結構，通過作者的巧思、器材的配合而帶出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妙境，這裡選取了兩幅作品供大家欣賞——梁子光先生的「佛光普照」，以及唐震雄先生的「龍門勝景」



影展 ● 講座



修智大和尚、陳萬雄博士及陳青楓在講述生活佛法。

香港人講求生活快速節奏，一個時段幾個項目相繼舉行，這是常見之事。

一月十六日，尖沙咀美麗華商場商務印書館展廳充滿人氣，既是「妙法寺攝影比賽入選作品展」的揭幕，也同時是陳青楓新書《生活中的佛法》首發式，與此同時，更邀請到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談論佛法，他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諸問題；香港出版總會會長陳萬雄博士，講述佛教與文化的互動。

在這一小時座談會上，陳青楓宣佈新書除了公開發行外，將另配備八十套放在妙法寺內讓信眾選購，而這些收入全部捐與寺院。

呼籲一出，商務副總經理梁榮綜先生隨即響應，捐三千元向出版社購書；講座結束後，松柏健康中心劉庭宗太太也捐出三千元。

如此善緣，真是皆大歡喜！



妙法寺攝影比賽獲商務及三聯等贊助。圖為修智大和尚向商務零售總監尹惠玲小姐致送感謝狀

自淨其意

我們常見的一句佛語——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在妙法寺大門當眼處有一幅大牆壁，由書法家陳夢標先生寫上上述四句。好些信眾不明白：「何謂自淨其意？」

也許可以在這裡解釋一下：簡單點說，所謂自淨其意即是勸喻我們對佛教的認識不要簡單地念經拜佛，還得真真正正地了解學習佛教中所提供的學問。

「戒、定、慧」三者固然互動，另方面也作這樣解說：「戒而能定，定而生慧！」可見，戒與定的最後目的是生「慧」，慧是多麼重要。「自淨其意」便是希望我們多從佛道理裡得到智慧。

修智大和尚談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時，談到一個可供思考的問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其實可以進一步要求——諸惡莫「想」，眾善「勤」行。



陳青楓新書發行，很感謝佛聯會會長覺光長老聯同董事會致送花籃。陳萬雄、陳青楓、梁榮綜在花籃前留影！——感激之情，盡在不言中！



梁楷

「釋迦出山圖」

看到一幅「禪畫大師」梁楷繪寫的「釋迦出山圖」，頗有感想。

如果從梁楷的禪畫風格來說，這幅圖是很不一樣的，他不用簡筆大寫意抒寫（梁楷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那幅「潑墨仙人圖」），他用細緻而又嚴謹的筆觸綫條，勾畫釋迦，不僅是衣服綫條，連毛髮也如是，周邊的山山石石也配合得很好，樹幹乾枝令人聯繫到出山的釋迦那份心情。

我想說的，主要還不是梁楷的畫風，而是這幅「釋迦出山圖」令我們想到有關對釋迦牟尼佛的形象處理。最普遍而普及的佛陀形象，不論是雕塑還是繪畫，都是臉相飽滿，一臉祥和，這是「標準相」。假如是安放在佛殿上讓信眾敬仰供奉，這樣的「標準相」是恰當的，但作為「階段性」的處理，是不是應該按當時實際處境而有所不同？我見到一些「釋迦圖」，即使盤坐在菩提樹下悟道，也是一臉飽滿，沒有半點苦行苦修的感覺。根據記載，釋尊那時「日食一麻一粟」的苦行，以致餓到形鎖骨立，幾乎昏倒過去，那麼，如果對釋尊這時候的描寫採用「法相飽滿」，實在不大對勁。梁楷大師的「釋迦出山圖」是另一種精神面貌，非常人性化，很好！

錢志聰畫藝的進取

從書畫界朋友中，早就聽過「錢志聰」這名字，他是「香港警察書畫學會」主席，他本身是署理高級警司。這樣一位「忙到七彩」的高級警務人員，居然在有限的業餘時間中忘情地投入書畫藝術，十分難得。起初還以為他對書畫也不外乎「玩玩下」，不會那麼認真吧？但看到他的作品後，立即改觀——這又豈是「玩玩下」？「玩玩下」者又豈能「玩」出這樣的成績來？

錢志聰的國畫，色彩強烈，綫條流暢，風格上是屬於趙少昂一系的，卻又與好些嶺南畫派者不同，綫條與造型都頗為準確，看他那幅花卉作品，用綫條勾勒綠葉的輪廓，下筆沒有猶疑不前的感覺，原來他習國畫之前，已有多年的西畫學習經驗，難怪會有這樣可喜的表現。如果在這方面發揮得好，則可以說是填補了國畫造型欠準的毛病。

與錢志聰談到「本土藝術的何去何從」，一時之間大家也不知從何說起，不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做好一樁事也就從身邊做起吧！我們都是嶺南畫派的學習者，香港與嶺南畫派淵源深遠，也就讓我們從這方面開始吧！



上圖為「香港警察書畫學會」主席錢志聰高級警司日前參訪妙法寺，以這幅清雅花卉作品贈與住持修智大和尚。

下圖錢志聰這幅「夏之夢」融合了西畫風格，但又不脫中國畫的民族精神，且色彩對比強烈和諧，在美學上取得很好效果。

書店奇遇結善緣

年初八那天，到灣仔三聯書店看看。

在上二樓梯間，見一中年男士坐在一旁拿着一本書細看，好奇：他看什麼書看得如此入神？——赫然發覺，原來他看的是我那本《生活中的佛法》。

說實在話，當時心裡很樂。離開書店後到附近一家粥店嘆下午茶。離開粥店後同樣經過三聯書店，心想：那位「打書釘」男士不在了吧？進去看看！嘩，都半小時了，他還坐在那裡閱讀着我那本書。

——真教我感動不已！於是冒昧上前問一問：「先生，你好像坐在這裡看了很久？這本書怎麼樣？」

他先是一愕，大抵以為我是店員，在干涉他「打書釘」，當問到這本書如何？他才心一寬，說：「好看，好看呀！」

我真的很冒昧地說：「請恕唐突，讓我送這本書給你好嗎？」

他臉上打着問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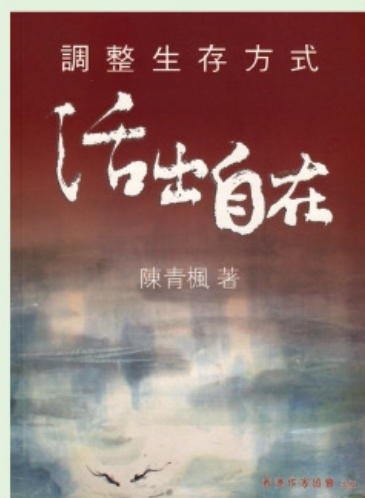
我也知道這樣說太突然了，唯有立即自我介紹：「我是這本書的作者！」

原來如此，他也不不知所措，慌忙站起來：「原來你是作者呀！……要你贈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堅持贈送，並且為這位書店奇遇結善緣的佛友簽名留念！（他後來告訴我，他已皈依，是佛教徒！）

——今天真快樂，感謝這位劉姓佛友賜我快樂！

陳青楓



妙法通訊流通處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尖沙咀商務印書館
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

銅鑼灣商務印書館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

沙田商務印書館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石齋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

集古齋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